



不是传说，不是戏说，
但有传说与戏说般的魅力
不是故事，不是小说，
但有故事和小说般的魔力

张氏帅府博物馆 编 辽宁教育出版社

走进大帅府

走近
张学良





走进大帅府

走近
張學良



张氏帅府博物馆 编
辽宁教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走进大帅府 走近张学良 / 张氏帅府博物馆编. —沈阳: 辽宁教育出版社, 2010.2

ISBN 978-7-5382-8679-3

I. ①走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张学良 (1901~2001) —人物研究 IV. ①K827=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0) 第 015830 号

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(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)
沈阳航空发动机研究所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00 毫米×1000 毫米 1/16 字数: 486 千字 印张: 23½ 插页: 1 插图: 170 幅
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责任编辑: 严中联
封面设计: 熊 飞

责任校对: 张小沫 王 静
版式设计: 熊 飞

ISBN 978-7-5382-8679-3

定 价: 40.00 元



“大帅府钩沉”丛书编委会

主 任 郭俊胜

副 主 任 霍广军 张 力 曲香昆 常树森 范丽红

编 委 郭俊胜 霍广军 张 力 曲香昆 常树森

范丽红 黄世明 胡玉海 张德良 赵 杰

杨景华 王海晨 张侃侃

主 编 郭俊胜

副 主 编 黄世明 胡玉海

历史告诉我们 我们告诉未来

在风起云涌、人杰辈出的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，张作霖、张学良父子绝对堪称传奇人物。他们中：

父以草莽之身，乱世崛起，踞守东北，问鼎中原；

子以少帅威名，联共抗日，发动兵谏，震撼世界。

父子两代在民国政坛纵横驰骋二十余年，一个被称为乱世枭雄，一个被誉为伟大的爱国者，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书写、推动、改写着中国近代历史，他们虽有着迥然不同的政治生涯，却同样充满传奇色彩，父子两代同显共荣，这在近百年来的中国历史上，是绝无仅有的。

他们的声名从没有因为时代的推移，历史风云的淡去，而为世人所遗忘。

多少年来，他们的传奇故事曾被无数次地演绎、幻化成种种传说，喧嚣不已，为后人所津津乐道；他们的历史功过曾在时人和后人的评说中变得众说纷纭，莫衷一是，或褒贬同具，或毁誉参半。

这期间究竟隐藏着多少尔虞我诈，掺杂着多少欲盖弥彰？记载历史的笔砚，又经过了多少人的手，有多少政治恩怨、个人仇讎浸润其中？又有多少事实真相被淹没、堆积在了历史的泥沙之中？

凡此种种，促使我们决心拿起手中的笔，拂去历史的尘埃，通过历史钩沉这种形式，告诉读者一段真实的历史、两个真实的人物。

之所以叫“大帅府钩沉”，它不仅源于大帅府曾是张氏父子主政东北时期的官邸和私宅，而且源于这里的每一座建筑、每一个房间、每一个角落，都存留着生动的历史瞬间，这里见证了张氏父子政治生涯的成败与得失，见证了发生在其间的刀光剑影与惊心动魄的历史事件，见证了当年金戈铁马的狼烟烽火和宫闱权谋的变幻莫测，见证了昔日在大帅府中，往来穿梭的众多历史人物以及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恩怨情仇。

“大帅府钩沉”就是要“钩”出那些“沉”封在大帅府里，鲜为人知的历史真实；“钩”出那些“沉”进人们记忆深处，被曲解、误解甚至是以讹传讹的混沌；“钩”出那些“沉”在史事背后的因与果。通过“钩沉”达到廓清历史、勘误历史、还原历史，让真实浮出水面，让真情穿过时空，让真相跃然纸上的目的。

“大帅府钩沉”以张氏父子为主线，但又不囿于此，其内容涵盖广泛，既涉及大

帅府的建筑与生活在这里的张氏家族成员，又涉及众多与张氏父子同时代的历史人物和重大历史事件；既涉及张氏父子在政治、军事、外交上的运筹帷幄，又涉及他们在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诸多方面的重大举措，以期从不同的侧面将张氏父子的形象丰富、丰满、立体起来，让读者从中领略和了解张氏父子曲折多变、荣辱沉浮的多彩人生。

历史是渐行渐远的，但在我们的心里，它只应该渐行，而不应该渐远，是应该被记住而不应该是被遗忘的，是应该被秉笔直书，而不应该是被肆意扭曲的。

评价一个历史人物，唯物主义的观点是：全面、客观、公正。

因此，我们给这部书的定位是“对历史负责，对后人负责，对读者负责”。不是戏说，不是传说，但要具有戏说与传说般的魅力；不是故事，不是小说，但要有故事和小说般的魔力。

以故事讲历史，把岁月风干了的历史激活，以鲜活的人物贯穿历史，以生动形象的语言叙述历史。对历史人物不隐恶、不溢美，对历史事件不夸张、不求全，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境界。

我们的身前是历史，我们的身后是未来。

因为大帅府，我们有幸成为这段历史的传承者，有了近距离接触这段历史的机缘；因为大帅府，我们又义不容辞地肩负起对这段历史展开深入研究的使命。我们现在所能做的，就是把发生在这个院子里的故事，把当年与张作霖、张学良有关的史实如实地告诉给今人、后人。

我们之所以有信心做好这件事，一方面是因为我们有多年的积累和研究成果；另一方面，我们通过大帅府这个平台组建的张学良研究中心，已经汇聚了国内外二十几位张氏父子研究方面专家学者，他们的加盟，使我们对这段历史的匡正具有了强有力的权威保障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“大帅府钩沉”就是我们将专业的学术论文通俗化的一次有益尝试，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老百姓愿意读、读得懂这段历史，让更多的人走进帅府，走近张作霖、张学良。

在本书结集出版前，“大帅府钩沉”已在《辽沈晚报》上作为专栏连续刊出100期。从目前的报社及读者反馈，可以说是好评如潮，老百姓称它为“辽宁地产的‘百家讲坛’”，专家说它就像“长了脚”的博物馆，是百姓版的历史教科书。

正是读者和专家的高度热情和充分肯定，才坚定了我们“大帅府钩沉”所有文字集结出版的信心和勇气。

古人云：“以铜为镜，可以正衣冠；以古为镜，可以知兴衰；以人为镜，可以明得失。”如果我们出的这部书能走进千家万户，能使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我们身边曾经发生过的事，把历史人物的人生体验、经验、教训，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我们的心愿足矣。

张氏帅府博物馆馆长
张学良研究中心主任

郭俊胜

2009年8月

目 录

张学良生不逢时却备受宠爱.....1

东北第一公子张学良.....7

“将门虎子”与“凤命千金”

喜结良缘的背后.....15

张学良的军校生活.....23

张学良：谁叫“少帅”我跟谁急

.....32

张学良首功——吉黑剿匪.....35

张学良的二夫人谷瑞玉.....41

张学良与宋美龄的旷世情缘.....48

东北空军的天上地下.....55

画为缘，字为媒，情归何处.....62

爱就爱他个死去活来.....69

张学良七战涿州.....77

张学良为什么不炸黄河大桥.....84

让青天白日旗在东北大地

升起.....92

帅府里的惊天血案.....100

张学良处死杨常的原因.....107

张学良败走中东路.....114

调停中原大战达政治巅峰.....123

少帅与公主，在天愿作比翼鸟

.....131

东北，铸剑为犁.....138

一夜之间，沈阳城陷落.....145

神秘收据毁了日本反战派.....154

“九一八”，有人成了虎，

有人成了狗.....161

《哀沈阳》，泼向张学良的

污水.....169

目 录

- 热河抗战又让张学良“吃了苍蝇”
.....176
- 张学良戒毒，死去活来.....184
- 张学良对红军的资助.....191
- 你这老头子，我要教训教训你.....198
- 慨然一送再无归期.....207
- 幽禁岁月中尝尽世间冷暖.....215
- 张学良的兰花情.....222
- 戏迷张学良 京剧寄乡情.....229
- 于凤至，至死难舍张学良.....235
- 赵四：这一生，我无怨无悔.....242
- 张学良九十寿辰公开亮相.....249
- 张学良长眠异国他乡.....256
- 张学良的四大保镖.....265
- 张学良的“洋哥们儿”伊雅格.....272
- 东北“武训”——冯庸.....278
- 最先扛起义勇军大旗的黄显声.....288
- 忠心不贰的王以哲被乱兵杀死.....295
- 于学忠，进退只为张学良.....302
- 张学良三请张恨水.....309
- 张学良与溥仪的“哥俩好”.....315
- 张学良对汪精卫，由佩服到憎恶
.....322
- 被人遗忘的张家二公子.....329
- 走上革命道路的帅府四公子.....336
- 人民海军的好参谋长张学思.....343
- 张家的叛逆——张学成之死.....350
- 张家后人今安在.....357

父亲在枪林弹雨中拼杀，弹片四处横飞；母亲坐在狂奔的马上捂着肚子，满脸大汗，满眼泪水；一声撕心裂肺的喊叫，几声嘹亮的啼哭——

张学良生不逢时却备受宠爱



这张照片是我们目前能看到的唯一一帧张学良童年照，那时候的他不满10岁，随母亲赵氏住在新民府杏核店胡同，没见过什么大世面，那期间发生的日俄战争、武昌起义、清帝退位，都跟他没有什么关系。然而，搭眼一看这个孩子，便能觉出与众不同，那自信的眼神，傲然的神态，很容易让人想起梁启超的《少年中国说》，想起少时的岳飞、儿时的司马光……





马车上出生，咚的一声，脑袋磕破

张学良出生的前后，是张作霖最疲于奔命的年代。身为保险队的团练长，他不但要保护地方，与土匪抗衡，还要与正统的官军周旋。与之相伴的是刀光剑影、血雨腥风。怀着张学良的赵氏就在这种情况下，带着惊恐与担忧，随张作霖四处奔波。

1901年的6月3日（农历四月十七日），赵氏在逃难途中，突然有要临盆的感觉。举目四望，前不着村，后不着店，身边只有一个年轻的车老板。赵氏心中暗暗叫苦，这可怎么是好？没有接生婆，没有铺盖，车上连个布片甚至连把草都没有。孩子啊，你可不能选在这个时候出生啊！赵氏心急火燎地催促车老板：“快！快！赶紧找个有人的地方，哪怕是个窝棚也行！”车老板扬起鞭子，大声地吆喝着，马车飞快地跑起来。

乡村土路，坎坷不平，马车又跑得快，赵氏坐在车上被颠得坐立不住。她极力地忍着，坚持着，但还是未能挺住，只听咚的一声，孩子生出来了，头撞在硬硬的车板上，血流不止……晚年张学良回忆说：“那个道不好，颠簸得厉害，又在慌乱之中，所以我刚一出生，头就被磕破了，落下了疤痕，现在这个疤痕还有。”

赵氏生下张学良后来到堂侄赵明德家落脚，在这里一直住了两年，后人便将这里——今台安县九间乡鄂家村张家窝棚作为张学良的出生地加以纪念。张学良呱呱坠地的时候，张作霖刚刚消灭了宿敌金寿山匪帮。这是张作霖在保险队生涯中打的第一个大胜仗。双喜临门，张作霖大喜过望，便给儿子起名“双喜”。随后，他又请来几位当地名儒给儿子起大名。名儒们翻经阅典，绞尽脑汁，终于由张作霖的不凡抱负，想起汉高祖刘邦，想起辅佐刘邦的重臣张良，便为小双喜起名为“学良”，字汉卿。

在此前，赵氏曾经生过一个儿子，但不久便夭折了。后来她又生了张首芳，但首芳毕竟是个女孩。在那个重男轻女的年代里，张学良的降生无疑给心怀大志的张作霖带来莫大的欣喜。

庙里跳墙，双喜改名小六子

张学良三岁的时候，家里请来一位算命先生，笃信命相的张作霖请他给自己寄予厚望的儿子算算命。算命先生仔细地看了看张学良，又要来张学良的生辰八字。一阵煞有介事的推算之后，算命先生满面喜色地对张作霖说：“恭喜先生，你这儿子将来是骑大马、挎大刀的大官，高官做得，骏马骑得。”张作霖一听，乐得合不拢嘴，连忙让人去取酬资。“不过……”算命先生话

锋一转，欲言又止。张作霖忐忑起来，连忙问道：“大哥不必客气，有话就讲。”算命先生接着说：“不过，你这个孩子命太硬，将来上克父母、下克兄弟姐妹，不克则自己夭亡。”张作霖一听更着急了，忙问有什么办法可以破解。算命先生说，办法倒是有，就是要改名，还要到庙里去跳墙，寄名给和尚。跳完墙，还了俗，出庙门后听到的第一声呼喊，就是他的小名。从此，孩子脱胎换骨，重做新人。

按照海城当地习俗，张作霖在农历四月十八、民间传说佛祖生日这天清晨，把张学良带到庙上，让张学良给佛祖敬香磕头，把写着“双喜”的纸条压在佛前香炉下，再由僧人给张学良剃成光头，张学良就成了小和尚。一切做好后，张作霖把张学良带回家。庙里的和尚叮嘱，回家后，孩子的头发长出来了，就剪短头顶发，剃光外圈；四年后再到庙上举行还俗仪式。

四年后的农历四月十八日这天一大早，张学良由张作霖带着到庙上还愿。按照还愿的规矩，在庙里放一条长板凳，当做墙。庙里的住持领着张学良跪在佛祖像前，先磕三个头——每磕一个头，站在旁边的住持就敲一下铜钵。参拜完，又上了三炷香，然后住持一边摩挲着张学良的头，一边念着经文。经文念完后，主持说道：“此子多灾害，父母担惊骇，自许入空门，全凭佛爷带。前殿不打扫，后殿不礼拜，脱下僧袍来，赶出山门外。”说完，回身拿起敲铜钵的木槌就打向张学良。张作霖适时喊一声：“快跑，儿子，不许回头！”张学良跳过长板凳，撒开两腿就向庙外跑去。张作霖等人赶紧在后面追赶。张学良跑出庙门不远，听见有个老太太喊：“小六子，抱柴火。”从此，小双喜改名小六子。张学良晚年在接受香港凤凰电视台采访时调侃说：“出庙门后，若是听见有人喊王八蛋，那我的小名就叫王八蛋了。”

要饭老姬与大黄狗

张学良降生后，母亲赵氏无奶，用一块银元雇来一位40多岁的奶妈。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里，民不聊生，穷苦的农民大多数营养不良，花钱雇来的奶妈奶水也不足，张学良几乎是喝高粱米汤长大的。1902年，张作霖接受新民府的招抚后，日子相对稳定下来，但张作霖一年到头很少在家，家里也经常缺吃少穿，加上赵氏向来节俭，儿时张学良在平常日子里衣服穿得破旧，过年过节或者家里有什么大事小情，还要与邻居借件新衣服，以装点门面。

随着张作霖地位的不断升高，家里的日子才逐渐好转起来。张学良家中养有一只大黄狗，他特别喜欢，外出游玩也常把它带在身边。这只大黄狗见到自家人，不论大人、小孩，总是晃着打圈圈的尾巴，伸出长长的舌头舔人，表现出友好的样子，很会讨人喜欢。



一天，张学良和姐妹们一起玩。玩得正高兴，张学良问姐姐张首芳：“姐姐，小狗、小羊、小猴，你喜欢哪一个？”首芳回答说，她喜欢小猴，因为小猴的动作有些像人，非常有意思。随后，他又问小妹张怀英喜欢什么。小妹说，她喜欢小羊，因为小羊老实可爱。接着，张首芳反问张学良：“弟弟，你光问别人，你也说说你喜欢什么？”张学良看看姐妹们，搔了搔脑袋后回答说：“我喜欢大黄狗。大黄狗既不像小猴那样整天乱蹦乱跳，本事不大，装得挺吓人的，也不像小羊那样太老实，谁都不敢欺负它。大黄狗对谁都一样，不分大人、小孩，也不分穷人、富人。”

然而，这话却说错了。

一天，张学良外出，大黄狗如影相随地跟在他身后。张学良在街上遇到个讨饭的老太太。老太太衣衫褴褛，蓬头垢面，胳膊上挎着一个破筐。她走到张学良面前，伸出了手乞求道：“行行好，给点钱吧。”张学良看着老太太，问道：“老奶奶，你家呢？”老太太的眼泪流了出来，说：“孩子，我哪有家呀！就一个儿子，前几年当兵还给打死了。”张学良听了，心中不忍，刚想掏钱，跟在他身后的大黄狗蹿了上来，几声狂吠后，照着老太太小腿肚子就是两口，老太太被扑倒在地。张学良赶紧将大黄狗赶跑，扶起老太太，一个劲儿地道歉。老太太一边看着被狗咬下的几行牙印，一边说道：“唉，人交有的，狗咬丑的。我这穷老婆子连狗见了也要咬两口。”张学良从口袋里掏出几块钱，说：“老奶奶，您老别生气，我这有几块钱给你，您老拿去看病吧！”

从此，张学良再也不喜欢这条大黄狗了。张首芳觉得奇怪，问他，他说：“它坏，是奸臣，我再也不理它了。”

个性少年，没少挨打

张学良随父移驻新民府后，读书很少、尝遍了没文化的苦头的张作霖，遂在家中设馆请自己当年的老师杨景镇给张学良、张首芳姐弟授课。杨景镇的古文底子深厚，学识渊博，他的教育使张学良打下了良好的古诗文基础。与同时代的启蒙教育一样，张学良也是从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学起，然后是《论语》《孟子》，直到《史记》。

张学良虽然聪敏，但生性顽皮，喜欢恶作剧，尤其是对杨景镇的陈腐十分不喜欢。其时已经是民国了，杨景镇还留着长辫子，不仅自己不剪，也不许张学良剪。张学良认为留着长辫子是件很丢人的事，就趁杨景镇回家过年时，偷偷把辫子剪掉。杨景镇回来后很生气，认为身之发肤，受之父母，不可随意乱动。张学良却说：“既然老师这样说，就该留全发，留下一半不也是对父母的不敬吗？”杨景镇说：“留辫子是皇家的旨意。”张学良反驳说：

“皇上早完蛋了，剪辫子才是政府的法令。”杨先生见说服不了张学良，向张作霖告状。张作霖说：“孩子交给你了，不听话就给我打。”于是，杨景镇拿出师道尊严，张学良隔三差五便挨一顿打。

张学良挨打，心里有气，便想法捉弄杨景镇。有一次，张学良抓来一些苍蝇，把苍蝇放进装有彩色粉笔末的罐子里。杨景镇刚开始讲课，张学良便偷偷地把苍蝇放出来。五颜六色的苍蝇一边嗡嗡地叫着，一边扑扇着翅膀，在教室里飞来飞去。气得杨景镇向张作霖请辞，张学良又挨了一顿打。

后来有一次，杨景镇出作文题“民主之害甚于君主”，张学良很反感这个说法，便写道：“民主之害，甚于君主，此乃山村愚夫愚妇之谈也……”杨景镇看后，气得七窍生烟，拿着作文找到张作霖，说：“你这个孩子我教不了了。”张作霖起初也很生气，把作文拿给秘书袁金铠看。袁看完后说：“这是个有思想的学生，这位先生教不了他了，这不是学生的过错。”

袁金铠向张作霖推荐了博学而又思想新潮的白永贞当张学良的老师。白永贞从不对张学良怒言指责，而是鼓励他多看新书，多接触社会。张学良虽然跟白永贞只学了一年多，但却受益终生。

母亲教他爱人，父亲却在杀人

张学良 11 岁前一直与母亲生活在一起。赵氏没有文化，也没有多深的见识。后代史家评价张学良有“狂忍同体”的双重人格，这其中的“忍”应该得自于他的母亲。

赵氏贤淑、善良，由于信佛，她常教育张学良要慈悲为怀，要学会宽恕人，要学会忍辱负重。

有一天，赵氏听说被张作霖赶出奉天的第二混成协协统蓝天蔚要经过新民，便把张学良叫到身边，给他 30 块大洋，用白布包着，围在他的腰上系牢，对他说：“儿啊，今天晚上要是打起来，你就跑，赶紧跑。”张学良不解地问母亲：“妈妈，那你呢？”赵氏说：“你别管我，你赶紧跑。等听见没有枪声了，你看哪个老头好，跪下给人磕头，把钱给人家，叫他带你找你爹去。”

这事过后，张学良问母亲：“我们为什么要躲蓝天蔚，他是坏人吗？”赵氏说：“因为他是你爹的仇人。”张学良又问：“我爹为什么有那么多的仇人？我爹是坏人吗？”赵氏叹口气说：“你爹是好人，要不，妈也不会嫁给他。”张学良又问：“妈希望我做爹那样的人吗？”张学良虽然从小与父亲相处时间很短，但从父亲身上，他看到了勇敢、坚毅、果断和不屈不挠，看到了顶天立地、舍生取义、杀身成仁的英雄气概。他以为，妈妈一定希望他做父亲那样的人。然而，听了张学良的话，赵氏却摇摇头，说：“妈妈不希望



你像你爹一样。”张学良不理解，问：“为啥啊？这地方的人都说我爹是大英雄。”赵氏把张学良搂在怀里，说：“妈只希望你过平平淡淡的生活，大风口里，伤人。”

1912年春天，赵氏因病去世，终年38岁。临咽气前，赵氏把张学良叫到身边，说：“去找你爹吧，记住妈的话。”张学良抱着母亲，哭着说：“我不，我要跟妈在一起，永远在一起。”赵氏说：“妈不行了，妈要走了，以后你二妈就是你的亲妈，你要好好孝敬她。”

妈妈走了，11岁的张学良离开新民，来到了奉天的家。此时张作霖已在奉天如日中天，刚刚租下原清道台荣厚的宅邸做家宅。

在新民杏核店胡同，张学良住的是一个老旧的四合院，家里人很少，吃的也简单，赵氏吃素，也不许孩子们的生活过于奢侈。住进奉天的家后，张学良好一阵不适应。家里有三个姨妈，有几十个丫环、佣人。门前终日车水马龙，宾客不断，所有人见了他，都口称“大少爷”。尤其是下人，见他过来，恭恭敬敬地叫一声，便垂下头，恭立一旁，等他走过去，才敢放轻脚步走开。吃的菜肴也多是张学良没见过、没吃过的，而且每顿饭都要做好多菜，吃不了都扔掉了。在新民，张学良大多数时间是穿粗布衣服，不是穿不起好的，是妈妈不让穿。到了奉天后，原来的衣服都让二妈收起来了，有的还送给了下人。二妈给他做了好多件绸缎长袍，洋服也给买了几件。张学良穿上这样的衣服，浑身不舒服，总是想，妈妈要是知道了，肯定会生气。张作霖看明白张学良的心思，说：“儿子，咱家现在不像从前了，咱有钱了，有的是钱，你想吃啥就吃啥，想穿啥就穿啥。”张学良本想说，妈知道了会生气的，但又担心说了爹会生气，便把话咽了回去。

张作霖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都能像自己一样，骑马挎枪走天下，便给儿子们每人做了一套军装，而且是将军军装。弟弟们穿上了，张学良却不爱穿。张作霖不解其意，问他，张学良回答：“我不想杀人。”张作霖听了这话，一愣：“那你想干啥？”张学良说：“我想学医，给人治病。”

张作霖拉过张学良，仔细地看了看。唔，这小子虽然看着身子骨有些单薄，可身上却明显有一股英武之气，还有那眼睛，那嘴角，显露的是刚强、果敢，他怎么会不喜欢随我后边，要去当妈拉巴子啥医生呢？

张作霖有些糊涂了，这还是我张作霖的儿子吗？还是那个叫学良、字汉卿的儿子吗？

十年后，当张学良出任东路军第二梯队司令，随张作霖参加第一次直奉大战，并在西线全军溃败的颓势下，率领所部连战连捷，避免了全军覆灭，显露出过人的军事指挥才能时，张作霖才面露得意——这才是我张作霖的儿子嘛！

玩了几年
混了几年
彷徨了几年
亢奋了几年

东北第一公子张学良

从1912年到1919年，张学良在奉天度过了他的青少年时光。这段时期，恰也是张作霖从一个统领成为东北最高统治者的过程，父亲的权势、家族的福荫，大少爷的地位，使张学良顺理成章地成为东北第一公子。





上灵棚，傲视奉天城

1912年，母亲去世后，张学良来到了奉天。对于从小在新民长大的孩子来说，奉天可谓大城市了。初入奉天的张学良被这里的热闹景象惊呆了。雄伟壮观的城墙、繁华热闹的道路、考究别致的汽车、摩登前卫的人流，这一切都让张学良感到新鲜而陌生。

第一次上街，张学良感到很局促。虽然已经脱去了在新民穿的土布褂子，换上了一身光鲜的衣服，但他仍感觉浑身不自在，总觉得人们在鄙夷地看着自己——这是哪来的乡下孩子，穿得像新姑老爷似的。然而，这也就是头一次两次的感觉。当他在下人的簇拥下，一次次走上街头，一次次听见下人们“让开，让开”的斥喊，一次次看见人们惊慌躲避的样子，他心里渐渐涌起特殊的感觉——我爹是奉天的大官，我怕谁呀，他们都应该怕我呀！这种感觉一出来，他的胸挺起来了，头扬起来了，再也不觉局促，陡然而生“一览天下小”之感。

据身边人讲述，那时候的张学良淘得没边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，想怎么干就怎么干。恶作剧没少作，祸也没少闯。

1913年春天，张学良的奶奶去世了。作为孝子的张作霖特意从北京请来能工巧匠，在大南门内，用白布、蓝布搭起两丈多高的布篷当做灵堂。灵堂分作三层，“流苏四垂，素彩耀目，高篷跨路，广幕凌云”，在城外远远即可望见，格外醒目。工匠们足足用了两天的工夫，将灵堂搭好，等着百忙之中的张作霖抽空前来验收。

张作霖没来，张学良却捷足先登了。众工匠正在欣赏自己的杰作，突然发现一个半大男孩已经爬到灵棚的顶端，在呼呼号叫的春风中站起来，昂首挺胸，一副傲视天下的样子。有人眼尖，认出那半大孩子是张学良，赶紧喊他下来。可张学良好像没听见一样，依然在灵棚上走来走去，忽而转向城内，忽而转向城外。下面的人惊得目瞪口呆，不知所措。那灵堂是木杆子搭的，擎不住人的，这么高的灵棚，一旦掉下来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有人急中生智，喊了一声：“你爸爸来啦！”张学良这才蹭、蹭、蹭地从灵棚上爬下来。

事后，张作霖听说了，把张学良狠狠地骂了一顿。有人猜测，没准还打了他，因为从那以后，人们发现张学良老实多了，虽仍是很淘气，却有了分寸，知道了什么事能做，什么事不能做。

最怕父亲夹菜，尤其是夹臭鸭蛋

少年张学良与多数孩子一样，对父亲怀着崇拜和敬畏的心情。张作霖骑

射皆精，枪法尤其出众，射击速度快而准确。张学良没少听下人们讲张作霖的传奇故事，什么一人独斗海沙子，只身斥退蓝天蔚……在少年张学良的心目中，父亲就是一位大英雄。老师曾问他：“你长大了想做什么样的人？”他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要做父亲那样的大英雄！”

张作霖非常喜欢这个长子，不仅因为他出生时自己头一次打了大胜仗，也不仅因为他 11 岁时就没了母亲，孤苦伶仃，童年时吃了很多的苦，更重要的是，他从这个孩子身上，看出了自己的影子。

赵氏去世不久，张作霖对张学良说：“儿啊，你知道吗？你妈妈死的时候留下几万块钱，那个钱在你姐姐手里头，那个钱应该你们姐弟三个人分，不是你姐姐自己的，也有你的一份。”张学良瞅瞅父亲，笑了，说：“那几个钱算个什么玩意儿？别说那几个钱，就是你那几个钱，我也没看在眼里。将来我会比你挣得多，我自己会挣很多很多的钱。”

说的是钱，表现的却是心志。要知道，那时候的张学良不过十一二岁，小小的年纪就有这样的雄心大志，让张作霖很为惊喜。

喜爱归喜爱，张作霖对张学良的管教却一向很严厉。张作霖有个规定，平时家里吃饭，每顿只能有四个菜。主食经常吃些高粱米饭和玉米面窝窝头，萝卜、白菜也是经常吃，偶尔还要下人们上点儿小葱蘸酱，只有过年过节或招待客人时才上一些鱼、肉等讲究的饭菜。这些粗茶淡饭对于苦孩子出身的张作霖来说，不仅吃得惯而且很喜欢吃，但孩子们却不大喜欢。有一天，张作霖与张学良兄弟几人在一张桌上吃饭，张学良对每顿都要端上桌的高粱米饭表现出厌烦情绪，皱着眉头刚把筷子放下，张作霖一筷子头子打在他头上，怒气冲冲地说：“妈拉巴子，当年你爷爷要是能有高粱米饭吃，也不至于离开家，最后让人打死。”

张学良晚年回忆说，小时候最害怕和父亲一桌吃饭，一是父亲喜欢将自己爱吃的菜夹给他吃，而父亲爱吃的蚕蛹和臭鸭蛋是张学良最最不能接受的；二是吃饭时不准掉饭粒，饭粒掉桌子上了，得捡起来，即使掉地上了也得捡起来吃掉。你稍微一犹豫，他那边筷子头就打过来。

无所事事的公子哥有了心病

张作霖出任北洋政府第二十七师中将师长后，门前整日车水马龙，宾客如云，张学良的兴趣也有了转移。过去他喜欢在下人的前呼后拥下，周游于奉天的各个热闹场合，凡是公子哥们喜欢去的地方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可渐渐地，他的兴趣转到了另一个地方。

张作霖常常在家里宴请中外名人，设酒征妓，载歌载舞，高谈阔论。张